時代漫畫

14.

二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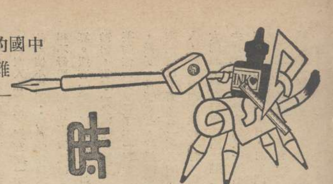
塞外的呼聲

沈逸千作

王先生一·二·三集
重版新書
淺予作
集合購
每集實洋八角
祗收大洋二元
王先生
小陳
陳太太
王太太
時代圖書公司

中國的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打破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

——截於各報轉載外交評論道途郵所著(敵乎？友乎？)之文中——



時代速電

日本最新二月號世界知識雜誌發表鹽茅吉所著一文內指說，中國自九一八事變後，採取了甌識不正確的一派外交主張，其可得而言者分三階段：(一)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提訴(註：指向國聯)』(二)『一面抵抗，一面提訴。』(三)『全面提訴。』現乃由『一面交涉，一面提訴。』轉入『全面交涉。』狀態中。此顯與我國汪氏所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者大有出入，如此荒謬絕倫之言，質諸政論專家以爲有糾正之必要乎？(徐)

●

某國一皇家上級軍官來滬觀光，偶於途中遇儀仗甚盛之大出喪，見其中軍樂隊一大班吹打而過異常注意，遂得腦充血症。以其人人皆衣該國上將制服，殊費索解所致云(道)

●

一月二十日大公報載着這樣的一個標題：『湘人西民的疾苦。(頭號字排印的)苛雜繁重，負擔奇鉅，鄉軍擾民較匪尤甚。(三號字排印的)』想係謠傳。(箴)

●

中央社廿二日南京電稱：『陳璧君因久患失眠，日前攜子女赴青島小住旬日，汪院長於陳臨行的晉電沈鴻烈，謂陳在青期內，擬謝絕應酬，請以普通遊客相待，不必照拂。』但是青島廿三日專電則謂：『陳已抵青，寓俱樂部，十日沈鴻烈陪同遊覽……晚在迎賓館歡宴。』不消說兩種電報不能併在一起研究。(柳)

●

『沈鴻烈以已故黎大總統之妾危文繡，在青與商人王葵軒結婚，有玷黎氏名譽，特令公安局將危王驅逐出境。』有人說：黎氏身爲總統，居然娶妾，本來就自己玷染自己的名譽，無疑地危文繡再嫁是法律給與她的自由。無疑地二十世紀的新中國纔有這樣地新法制精神。(闌)

●

重慶市當局近爲整理市政，以壯觀瞻起見，將狗與乞丐驅逐出境。狗於是泳渡大江往眞武山中度其倒霉年，乞丐於是步出通遠門外往浮屠關中度其餓飯年。(度)

●

本社北平專電：二十九日晨拂曉東交民巷凍死老乞婦一口，各闊人名流均往祭弔。(箴)

●

晉滌平如夫人沙氏年僅二十七，且身懷六甲，跳樓殉夫。丁茲濁世，殉節烈可風。聞者謂年來讀經復古，已獲相當成果，我國殊不愧爲禮義之邦也。(顧)

●

山西閻主任錫山孝思不匱，在其封翁墓前祭時，焚化紙紮計樓院三四進，墻院菜園一所，金銀紙帛衣櫥衣箱等物不計其數。無怪閻公認此爲哀毀逾恆以身作則之大典也。(史)

●

利益均沾

總經理(董事會議席上)：去年我們公司托諸位的洪福，光光淨利賺了一百多萬元，但是，顧全我們大家的利益起見，千萬請諸位勿要把這個消息洩漏出去……………

宣文傑作

雖謂災民不知食？據某食品專家實地調查所得的菜單一紙如下：蘿蔔，黃花菜，山芋葉，肥田草，麥芽，浮萍，馬尼草，粗糠，油樹皮，扁麻子根，觀音土等。最頂兒尖兒之食品爲毒性物，災民有啖之如甘飴，是誠怪誕—有目見此璧座上客者，皆具一副嶙峋瘦骨，其風度殊足令人景仰云—(九)

●

報載參謀團某君訪廿五軍前敵總指揮侯之擔於寓所時，相談甚歡，侯乃於烟癮過足之後，卽全身披掛，繫以皮帶，儼然一軍人，命攝影師爲之攝影，以留紀念。誰謂近世照相術發明後，便可物無遁形乎？(神)

●

報載河南信陽州爺爺特多，連小學教師，機關職員等，那怕家無半畝，咸有稱爺資格，一經爲爺，男的便可坐車，女的便可坐轎，服役皆由佃戶。爺之貴爲一方，是亦可想而知矣。(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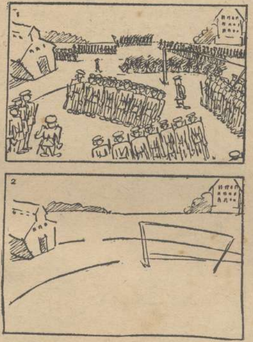
據熱知川東北難民情況者言：以聾子瞎子啞子爲待遇最不平等，因登記較難，卽幸而登記，名次常在最後，有時乃不得實惠。優勝劣敗之例，行之於窮鄉僻壤而不免，何其博大？(耆)

關於旅行

邵洵美

不知爲了什麼原故，一年來只聽見許多人嚷着旅行：有些朋友曾經乘了小船遊過富春江；有一位一隻腿的朋友竟然踏上了泰山的頂尖。達夫的屐痕處處便是他旅行的成績。誰都想往外面跑；祇有一位要『雅』的作家計算着在家裏種菊花，每月需費一百五十九元六角。

我最喜歡聽人在旅行以前所作的種種打算，尤其是老年的夫婦。女的預備乘着自己燒香的便，帶了兒子女兒一同去遊山；男的便盤算着怎樣可以省些錢，一家人在客棧裏究竟開一個大房間還是兩個小房間：結果是住得不舒服，吃得不舒服，和尙的捐簿超出了一切的預算。還有一對新婚的夫婦，租了一宅小洋房，租了一隻電灶，買了全套燒外國菜的傢具，又買了本一百種燒菜的方法，做了一件新圍身，結婚的第三天便夫妻倆自己下廚。第一個月的開支大得驚人，於是相約着從此要特別節省。忽然女的想到說冬天要香港去避寒，男的便去打聽船期，夫妻倆又一同出去置備行裝。香港去了一個月，日常開支預算表也丢進字紙簍裏了。還有一位朋友因爲認識了一隻開青島的輪船的買辦，青島又有留他住的親戚，於是帶了幾套襯衫袴，一件游泳衣，兩本小說，二十塊錢，去旅行了：不上五天，另一位朋友的桌子上便有一封求救的快信。所以除了美國的老姑娘，一切人的旅行前的預算都是靠不住的。旅行本來是爲了要打破預算。



大學軍訓　朱寶珍作

檢閱前後的實地觀察

對於眞正的旅行者，風平浪靜的旅行是會感覺到厭煩的。在算定的時間上車，在算定的時間到站，有算定的人來接你到算定的住所：這是搬場！不過我們中國人或者缺少去承受『意外』的幽默。最近通州輪被海盜擄刼，盜魁臨走的時候丢下一件外套，船上幾十個外國小孩子便各人搶了一小方布作爲紀念：他們每個人都慶舉着自己親眼看見了東方的 Captain Cook。假使這幾十個小孩子換了中國人，我想搶外套的時間裏都在忙着發寒熱或是叫喜了。

爲我，旅行並不眞是爲了旅行，我祇是想走開。正像一部英國小說裏的主人公所說的：『當我這樣地走開了，我要那世界等待着我的歸去，不要跟隨着。』我也但願能有十天或是八天的工夫，可以不受到一切的提醒；我要那敲門的聲音，電話的聲音，脚步的聲音，都不是爲了我。所以我旅行到一塊地方，時常十天八天躲在客棧裏不出門；對於人家的看了一座山再看一座山的興緻，我祇有佩服。

我們旅行的機會不多，可是也有些小『意外』。有一次乘火車遇到刼車，幸虧在五里外已得到了信息，說有幾十個土匪已佔據了前面的一個小車站，這裏便有一百多軍隊先去攻剿，隱隱聽得劈拍的鎗聲，一個多鐘頭以後，我們的車子便望前開了，車上的警隊含糊地吐出打死一個土匪，一個搖船人的消息。我當時不知和誰抱同情！還有一次是飛機裏，同行的有五六個人，將近巴黎，忽然機器沒有了聲音，高度表上突由四千多尺降至七百尺，五六個人的臉色都轉白，也沒有人起來穿救命傘，祇是互相地窺視着，到了六百尺機器響了，大家都透了口氣，有一位美國太太笑出了眼淚來。機器爲什麼會停，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不過從這番經驗，我明白了爲什麼飛機出事，遇救的總少。最近一次，是在去杭州的公路上，汽車翻入田中，頭撞在玻璃上，聲音大得像敲碎了什麼硬的東西，接着是鏡子嵌進我的左頰，半件衣服濕了血，同車人嚇得急叫。我預備寫一篇病後雜感之類的文字，或者題作破臉記。

關於旅行的文章，在最近的各種雜誌裏，也發表得很多：雖然對於山水的讚美，多半是假話；可喜不像小品雜文之類，沾染了紹興師爺文筆的習氣，讀來倘有人趣。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亦常有。

牽去千里馬者，亦伯樂也，因其可供戰備之用也！

曾少飛作

要聞識小錄

洪廣

◎要人與病

近年來因留心報紙上各項重要新聞的關係，對各要人的行蹤亦時有注意，便中遂將要人的一己私事也時有摘錄，要人與病即為其中之一端，證諸神明別無用意，惟因景仰推戴之故，對要人之鞠躬盡瘁，表示深為衂感耳。

蔣介石……牙疾　汪精衛……糖尿病
孫　科……吐瀉　又……背癰
林　森……喘病　謝　持……瘋痺
李宗仁……目疾　又……痰喘
白崇禧……痔疾　黃　郛…神經衰弱
何應欽……痔疾　又……臂病
蔡元培……足疾　又……鼻疾
張靜江…癱瘓病　于右任……心臟病
班　禪……牙疾　蕭佛成……畏寒
李烈鈞……血壓症　又……膀胱炎
魯滌平…腦冲血死　宋子文……腹瀉
黃紹雄……脚氣病　薩鎮冰……牙疾
李默庵……眼疾　宋哲元……腰病
劉　勘……眼疾　林斧荊……牙疾
宋希濂……牙疾　余漢謀……足疾
又……傷脚　趙一肩……癰疾
陳可銓……腸病　胡漢民……氣壓高
韓復榘……足疾　毛維壽……胃病
徐永昌……腰疾　殷　同……傷寒

朱紹良……足疾　陳季良…脊部石子
衛立煌……脊痛　何其鞏……中風
杜錫珪……肺炎死　伍朝樞…腦冲血死
楊樹莊……胃病死　黃伯樵……糖尿病
李　杜……熱病　張瑞貴……頸癰

林國賡……腦疾　孫殿英……重感冒

◎要人與內助

娶妻娶賢，為歷來傳戒的信條，故「賢內助」這名詞在民間為最信仰的一個公理。要人之一舉一動，影響於此時代的人生關係尤大，所以要人與內助，亦為民間所深切注意者也。今據新聞上的刊載，長期記錄，得報告一斑，或有漏列，亦在所以不免耳。

孫中山……宋慶齡　廖仲凱……何香凝
蔣介石……宋美齡　汪精衛……陳璧君
孔祥熙……宋靄齡　胡漢民……陳淑子
孫　科……陳淑英　黃　興……徐宗漢

伍朝樞……何寶芳　邵力子……傅占梅
黃紹雄……蔡鳳珍　褚民誼……陳順貞
陳濟棠……莫秀英　王伯羣……保志寧
張學良……于鳳至　蔣鼎文……蔡文媛
陳友仁……張荔英　張　炎……鄭坤康
劉紀文……許淑珍　韓復榘……高藝珍
趙觀濤……胡汝貞　張　貞……邵文英

陳銘樞……朱光珍　蔡廷鍇……彭蕙芳
黃少谷……侯素舫　馮玉祥……李德全
蔣光鼐……劉慕雨　閻錫山……許蘭心
王家烈……萬淑芬　陳聯芬……黃彩雲

總理˝對工人同樂會發起人(：　你們的組織我全知道了，不過，你們曉得這是合法的嗎？現在，我給你二人兩條路走：一條是和你們打官司去，一條是給你二人每人一千塊錢；即速離開此地去，隨你們揀那一條罷！

宣文傑作

毛毛雨

洪鵠

報載山西民衆教育館於元旦日邀集七十以上老人，在該館舉行敬老會。行禮如儀後，由前監察院長趙次隴致詞，語多推崇耆老。詞畢，並高呼阿彌陀佛三聲，一時全場隨聲附和，幾如身入禪堂云云。按標語口號之進步，至此已達到頂點的頂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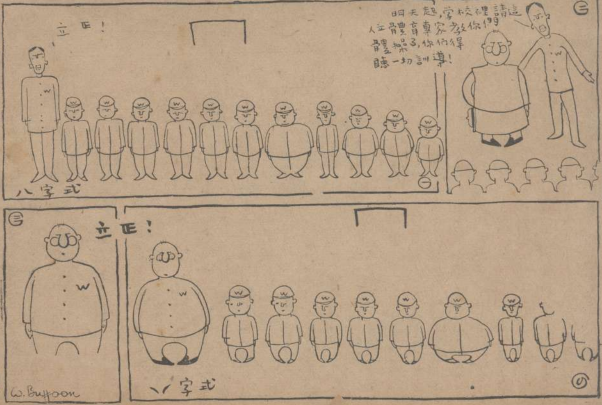
據統計中國吃白飯的四萬萬同胞中，兼吃黑飯的祇有兩千萬人。

●

外國星相家往往以水晶球擺在掌上，據說可以預言世界大事，然而結果常有一半算錯了。在下雖非星相家，家里却有橡皮球一個，無需放在掌上，便能預言世界大事：(一)中國人所造房子，以後將繼續為不懂衛生者強迫改造，硬折屋頂，開天窗。(二)列強軍縮會議將變軍擴會議。(三)日本無佔華北意。(四)中國古物將效法要人，有繼續放洋者。(五)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後將有地震。(六)我的預言不發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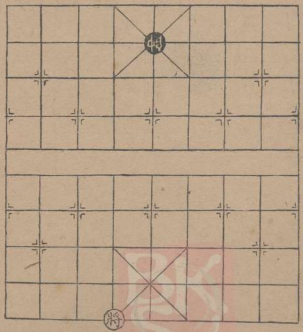
王小二故事——壓歲錢

牛鼻子正傳——立正



堯 黃圖作

唯我獨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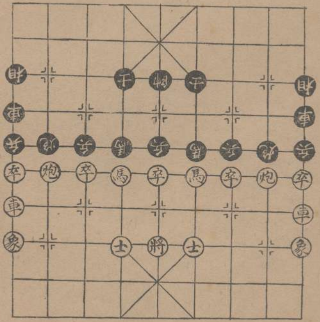
對奕者：德，義。

着法：帥將各自進退。

結局：前綫無戰事。

大雷評註：縱橫國內，無人可當。

擒雲撥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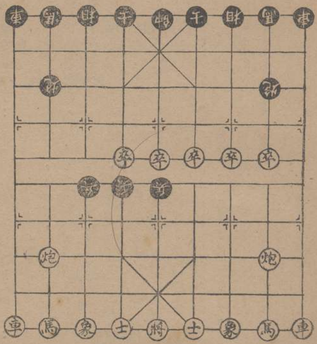
對奕者：俄，日。

着法：不動。

結局：動者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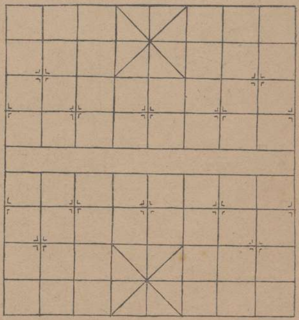
大雷評註：此為兵法上"虛張聲勢"之法。

旗鼓不當



對奕者：日 美。
着法：兵卒依次左右平行。
結局：三比五。
大雷評註：進而不戰，故稱演習。

天下太平



對奕者：人，人。
着法：見一九三六年。
結局：正和。
大雷評註：有人則必動，動則不靜，不靜安能太平？故無人。

見怪不怪雜談

懷璧

■福建鴉片公賣，在同安有「烏油桂」遍街；福星樓煙廁東之「烏脚良，」竟異想天開，每鴉片竹葉包上，書贈花生糖、香煙、煙膏……各食品，藉以廣招顧客云。

■涵江本地妓女，效法電影院之抽獎辦法，優待嫖客；而外藉妓女因亦在旅社召開大會，决發行彩劵，凡嫖客游過三次者，給彩票一張，持此彩票可白嫖一次。

■思明黨指委常會，議案一：本市公安第一分局長，在三友酒樓宴客。當觥籌交錯酩酊大醉之際，有人戲弄女招待，應如何表示案。議決，函公安局長査明嚴處，以肅官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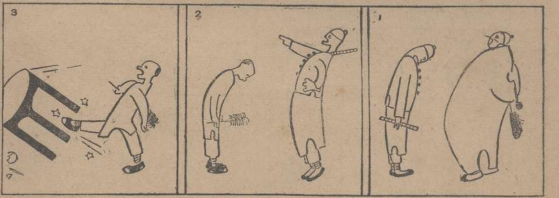
■台人自鳳山丸攜物數包上岸，被水警宋某檢査時，台人即取鈔票若干與宋，宋退去。時三分局警察李某亦思染指，於台人行近前，亦喝住檢査，台人以岸上夥伴已到，不再給鈔，李幷且因此受毆。

■海順輪觸礁，金門縣長韓福海亦搭是輪來廈。出事時韓惶惑甚，鈔票二百元置於篋中取出復入之而易以煙礶，忽覺背後有人攬抱之，大呼「我兒救命！我兒救命！」韓回顧，于思滿臉，此婦乃舍而之他，蓋錯認類標也。事後韓語人，不圖半百于思老子，乃作倒綳孩兒云。

■閩教廳重令全省各公私中學男生，不得蓄髮，違者不許上課，與軍界「軍人不得娶無髮髻之女子爲妻」之禁令，一剃一留，後先輝映。

■龍溪縣公安督察處一等督察員劉俊卿，曾寄一稿於廈門某報，要求刊登，其大意爲劉某於廿三日夜見路燈不明，呈請縣長即取締電燈公司事，有功於社會云。

■有黠者代擬一招生廣告云：本校重金禮聘野雞大學學士擔任敎師，敎法新奇，敎術特別，尤能與學生利其利樂其樂。凡具有交學費資格者，均得入學。隨時報名隨到隨收。毋須考試，不稍留難；即有考試，亦天曉得，而能中選。允期季考，人人保證及格畢業，個個文憑到手。如有追逐女同志，致功課無暇顧及，以至成績有虧，分數太低者亦可補考。但收補考手續費大洋×元(價目面議)。文憑亦可出讓，每張實洋××元，校董子弟六折，敎員親朋八折，校長熟人七折，以示優待。至如敎育當局發瘋要來會考，自當提前講解會考百中祕訣。且可擔任義務臨時指導，不另取費。其因備考，夜工補習費亦概不另加。總之敝校在求學者之滿意，不惜重大犧牲者也。謹此廣告。



洩氣圖　　柳小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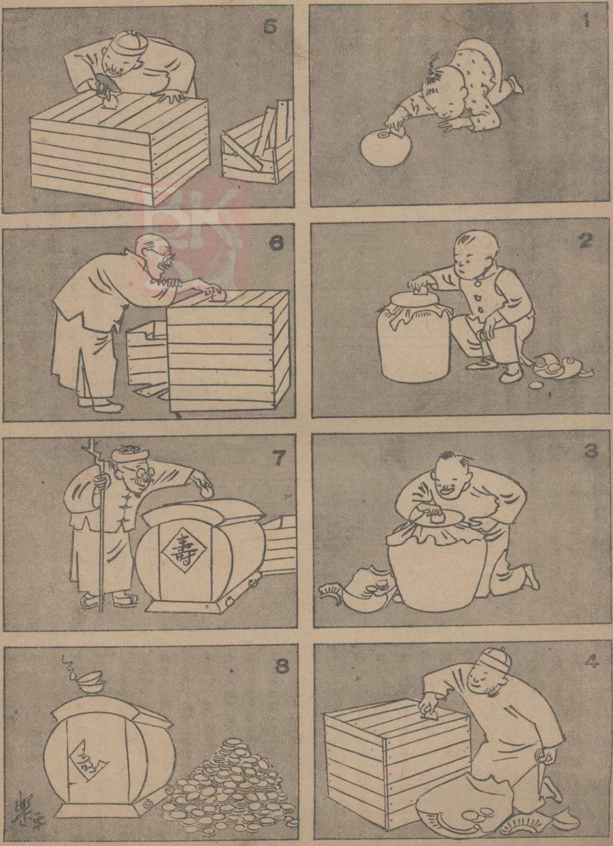
學校趣味

葉川

■某校校長，爲滬上之名律師，以一身而兼兩職，收入自然豐盈。起居飲食等項，也必然貴族化起來。據說他備有四季洋服之外，就是一副眼鏡也要應時遞換，以顯其高貴。並且，對於頭髮更用盡心血來保護它，更且洒一種香水，這種香水，能在十步以外就香馥馥地嗅得，所以，有一個別號叫「香水校長」。香水校長難得到校，因爲總共祇授商法一課，並且十次有六次要有公幹(不知是否是上法庭？)而請人代課。但是，在考試時是决定來的。監考得很嚴，因此學生都很怨恨他。後來給一個學生觸發了天機，可以大膽的「作弊」，原來，香水校長走近學生十步之前的時候，這香馥馥的氣味已經直鑽進了學生們的鼻中去了。

■厠所里是趣味最濃厚的地方丁。四壁上的題詞，琳瑯滿目，蔚然可觀。並且更不乏錦繡妙文，確是心血來潮有感而作，不能當他等閒的看。更有許多人體畫，的是後期印象派的正宗，藝術大師的高徒，畫來確是不凡。記得某校厠所里，有一同學畫一個裸女，自頭部至肚部爲止，題「妙處不傳」四字，可謂妙絕。誰料過不了一天，邊上又題上「獨傳妙處」四字，眞是妙不可言。

蓋棺以後



張樂平作

頭髮有罪論

豈凡

頭髮是婦女的生命線，自古已然。爲女性美的一端，而且占着很重要位置的，頭髮也是。只要看古來形容美人的詞藻中，關於頭髮的，着實不少，便可明瞭。美是女人的生命，不美不配是女人，頭髮是有生命線的重要性了。

而且頭髮更有更重大的理由。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所以滿清入關之際，强令人民薙髮，雖有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嚴厲口號，而明末遺民的寧可砍頭不肯薙髮者，也很有其人。這便是因頭髮而殺身成仁，爲忠臣，爲孝子，爲義民，頭髮的力量，確是不可輕視的。

這是在男子尙且如此，婦女却還有更重大的關係哩。且講一個故事吧，這在三五十年前，還是常有的事。

小三子的女人小毛，眞個生得好看，有許多野男人爲了她發瘋，因爲小三子家貧，人又不長進，小毛也像世上一般的女人一樣，有了若干個野漢子。小三子雖窮，却還有志氣，不甘心戴這頂綠頭巾，但又不敢得罪小毛，因爲一向是對他的老婆因愛而生畏的了。虧得有人倖授了一個妙計，在小毛和別的野男人搭訕時候，掩過去，一剪刀，剪掉了她的梳得光光的髮髻。小毛大哭大鬧一陣之後，後來到底轉變爲良妻賢母了。

不多久以前，以割髻爲制服淫婦的靈藥的，沒有了髮髻，簡直見不得人面。可是現在的婦女剪髮，却並非因爲她們在外邊做了有傷風化的行爲。雖則有人看出婦女剪髮之後，現在比從前是淫風大熾，風化大傷，奢靡驕侈逸樂的耽溺，近乎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

不過這是爲了婦女不但剪髮而且燙髮的緣故嗎？倘使是的，頭髮有罪，便是證據確鑿無可逭避。

從前小三子剪掉了他妻小毛的髮髻，能使她改邪歸正，轉變爲良妻賢母，那麼現在爲何不能反一轉，叫婦女留起髮髻來，以收移風易俗之效呢？用留髮髻爲剷除淫風之計的，確乎大有才情，具有舉一反一（不是三）的智慧了。

於是乎，世間驕奢淫逸之風，女人之過也。女人之過，頭髮之罪也。這是顛撲不破，抑且深合邏輯之論，人人都應心折而信仰的。倘使富春樓老六女士不燙髮，林語堂先生不會在復旦大學講壇上稱她爲標準美人；德哥派拉來華時所見的中華女士倘使都是有髮髻的，北平潘某女士也可以不會有抗議他侮辱女性的大文，胡蝶女士若是個禿子，她還能以其笑渦迷惑千萬的影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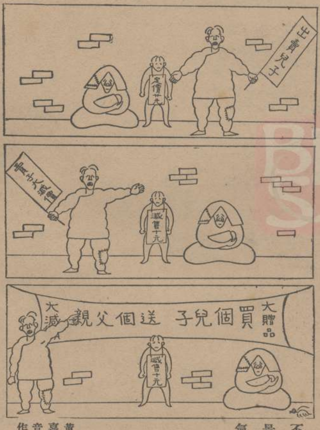
照同樣的道理，一個富於感情的美貌女子，倘使是滿頭珠翠，便是她的髮髻也是由巧手的梳頭娘姨化了三個鐘頭梳成的，她還敢常常在外邊跟野男人睡，睡壞了她的髻髮和滿頭的珠翠嗎？現在女人的所以下流，不是因爲頭髮反正蓬着散着，樂得在外邊胡鬧嗎？一個女人的不規矩，完全是頭髮之罪。

不過，婦女的剪髮者，現在已有十之九以上，剪了再要留起來，非五六年不辦，而且每個剪髮婦女都是淫蕩不堪的事實，也沒有人敢來勇該地證實，所以我們一般人還可以安心不必急急回家，吩咐妻女姊妹速行留髮結髻，但在自身是軍人，以及要將姊妹嫁軍人的不在此例。

可是頭髮有罪已是決定的事實了。

因此，我想在下一次理髮時燙髮一次看，因爲要處有罪者以一種炮烙之刑或電刑，是可以成爲燙髮之一理由的。趨時的摩登女郎們，一向燙髮，倘要照樣做這口吻，以爲解嘲，我不反對。

• • •



不景氣　　黃嘉音作

(一)饅頭店老闆把破扇子柄打在一個爭食的農夫手上，那農夫才覺得三天沒有吃的結果是什麼滋味？

(二)明明沒有半個米粒可收，但他們還不相信這是事實，所以大家一夥一夥的擠上船去：『我們下鄉收租米去，大家可以一道了。』

(三)這豈不是食糧的過剩了？但是米老鼠還說：『我們預備荒年派用場的』。

(四)骨肉分離的以前，母親便祇得叫她低能的孩子到無論何處去尋食養活吧！

(五)男（拿刈草刀刼食）：『快給我一些吃的東西……』女（孤身）：『還是你斫了我吧，我也沒有一些吃的。』

饑饉的反映

——從透視這點上發現——

在我們遭過旱荒後的農村中，再沒有比食糧問題恐慌得更嚴重的了。雖然常聽說有賑災的洋麵紛和薄粥、荷延他們的生命。但一向於勤苦工作着的我們農民，他們能得一刻停流他們的汗血嗎？不過事實是要他們雖不得做工，一定也沒有食糧，他們因此一羣羣逼向飢餓的境地，甚至要他們爲生存而消滅。還里所揭示的，就是其中情形的一斑。所以救濟農村的方法雖然是多，眞欲有效力於話，那再有片救農民出飢餓障錢的事情更重要嗎？

張大任作

坐井觀天齋隨筆

汪敏

■ 鄉間某面子人物，以蔭襲妻財而發跡者也。自妻物化後，其岳家內兄弟行亦相繼亡故，僅餘一內姪女，而有遺產約可十萬元，某遂以監護人地位佔入私囊。近內姪女已屆成年，某復力主其子入贅岳氏，師鵲巢鳩佔故智。不意事爲岳氏族人得悉，羣起反對，乃於某日召集親族會議，席上提出此女孩之婚姻問題，互相討論。某事前曾經大肆運動，聯絡一輩親友，欲圖通過其子入贅問題，而岳氏族人則主別聯姻好，當時雙方爭執不決，竟召人提出投票表決之法。某氏即於票數贊成案宣告失敗，且須囑其退出監護人地位，將遺產限期交清。傳聞某方參加參選落選，故懊喪異常，而此條又適在某落選之後，頓使一般人咸認某之岳氏族人有打落水狗之嫌，而對提出投票表決之人，頗佩其能到處運用四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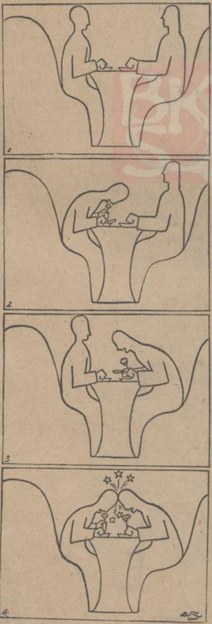
■ 又一鄉間面子人物，某老爺平時輒常顧問民間婚姻，故其尊府有地方法院之稱，某老爺南面高坐，氣慨非凡，儼然自視若法曹。嘗畜一妾已生子矣，三年前復暱一婦，借故逐之，意爲妾無奈彼何？適其妾竟委律師向彼提起遺棄之訴，要求贍養費二十萬元。某老爺驟聞春天霹靂，幾乎手足無措，故日來正從事研究法律，以備當庭辯訴，諸者曾譏其爲辜仁發第二，蓋指其有「地方法院院長」之雅稱也。

■ 近來復古之風到處盛行。鄉間一輩老學究大有抬頭之勢。Ｘ村小學校長ＸＸＸ，爲迎合潮流着想，即於下學期起，聘一熟於經書之子曰店老闆，擔任教師。但竟以該教師資格不合，遭教育局駁斥。惟各處子曰店已如雨後春筍。一般謀出路的筆頭朋友亦正在失業中，手執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晨夕研究不習，以備「登龍」。

■ 國歷新年，鄉間毫無舉動，各機關雖然照例停止辦公，但所欠各商家貨欵亦須俟至沒月亮的大年夜方可照付。街頭雖旗幟飄揚，但多係大減價大拍賣之類。惟某民衆教育機關，曾舉行同樂會，聊以點綴，然亦無人顧問，聞僅到各機關長官三四人，敷衍應事而已。第翌日報上，則載有如何熱烈之盛大集會新聞一則。皆紀新年同樂會花花絮絮，有美皆備。

■ Ｘ局長曾爲其弟主婚，當時廣發柬帖，遍及某鎮。旋與Ｘ委員不睦，發生互控，Ｘ委員即檢舉Ｘ局長此舉，以爲藉故歛錢，有礙官箴。且著爲文刊登某報。文中指摘其非，並有當茲哀鴻遍野之秋，務請Ｘ局長即將收得禮金，移賑災民之語，頗極幽默。旋不久Ｘ委員忽爲其令郎舉行周歲，亦廣發柬帖。Ｘ局長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封儀洋一元，代送救濟院中。於是兩君幽默之名大噪。

■ 某名勝區，於梅花負盛名，聞所植皆數百年物，故老幹橫斜，頗具別緻。近因迭有名流足跡，光顧其間，地方人士，復大加整理，以迓高軒。除修築道路外，並補植梅花百株，主其事者以所種之梅，毫無屈曲之狀，有損高古，遂飭匠人一一屈其枝幹，以冀類如古本，有人謂：梅花務必鞠躬如也，實必恭必敬迎接老爺的必然姿勢云。



在這樣的火車上，最好少吃點西餐！

黃嘉音作

循環

丁平

兒子：超你祖宗！

母親：教你不要罵人，你偏要罵，他媽的，你再罵，我揍死你這婊子養的！

大除夕的城隍廟九曲橋

張樂平剪製

百日苦後，一日樂，擠一個水洩不通！

魯少飛作

爲什麼不可還敬？

女：來而不往，非禮也！

廣州的流動式小商人

陳洴沂作

駛錯之後

陳廉

『停車！停車！』——交通警察高聲地叫着。

我不知什麼原故，不依路綫把車駛向右去了；當他高叫的時候，我明白我已經不依「左上右下」的規定行駛。

我略害怕——我已失了護符了，假如不是劉科長去開會的話，這件事不會發生——不，這件事會變爲無事；但是現在，車是空空的，只有我，我怎能不怕呢？況且它又不是「軍用」。

我把車停了——我不得不停，我沒有辦法，只得聽候裁判的來臨。

車是停了。

『你不規矩的嗎？』他行近車向我質問。

『唔！：是的，我明白的，不過一時錯誤吧了！請你原諒我吧！』我支吾地答應他，要求他，強作個笑面。

『不能的——巡局去！』他把手揪住我的領一抽。

『就讓我一次吧！』

『不——』他大聲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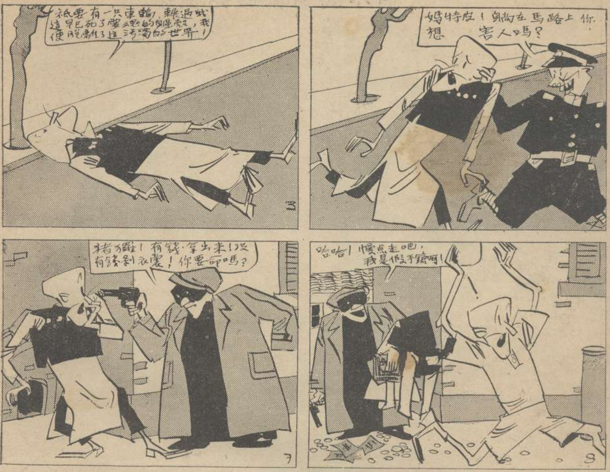
聲勢漸漸不同了，「請求」的本領已經失了效力，不得不另求他術；『給點面子，原諒一次！』我明白了，我急速說下去：『要多少？貨行嗎？』我知道他當然會答應的，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可算是本地交通常有的一個公式。

『低聲點說！』他低聲地，同時把揪住我的胸口的手放了，『多少？』他跟住便問——『兩塊，』我答。『算吧！』他答應了『你曉得我住在那裏嗎？——××街十二號——晚上』他告訴我地址。

『去吧！——』他把手一揚，我強離開他。

『下次不要再試了！』我的車去了之後，還隱約聽到他的聲音。

葉淺予作



上街

盧蓀

我怕就怕幫汪家收租的那個李大頭。

我的運氣，他媽的又是那麼壞。滿想今年山裏乾光了，圩裏也好有了收成，稻子總不會再像去年那樣當成狗屎樣一不值錢了吧？他媽的，那曉得稻子還沒有從田裏盤到家裏，我那個八敗命的鬼屄老婆，卻在這時得了痧子痧死了。弄得她娘家來上了一大堆人說鬼屄在我家做累一世，逼着我買好棺材啦，做「七」啦……我的一肚子苦處沒處說，沒法，只好一一依了。——這樣一來，稻還在田裏，便先出重利錢來借稻錢，拿去了一半。好容易把稻盤到了家裏，還去稻錢，已剩下不多；偏偏縣長老爺又出告示，不許稻米出境，陡地把稻價壓下塊多錢一擔。再還去店賬，算算上租已不够了。總想轉個念頭，從那裏借筆錢來，好賣稻去把租上了；錢總借不到，弄得我上街都不敢上：生怕碰着李大頭。

今天呢，因爲昨晚照得了十幾皮蟹，不得不拿到街上去賣。在街上，我總揀人多的地方走。心想萬一碰着李大頭，只要在人伴裏亂攢一下，料他總不會看得那麽準的，或者避着茶館門前不走。

好容易走到西頭土地街才遇到一個主顧；一個頭髮蓬鬆的女人，看去還是起身不久。看我提了蟹，便問我：

「賣多少錢一皮？」（註：一皮就是一隻）

我便把蟹提到她面前，還沒等我開口說價錢，寃枉不湊巧，偏遇着李大頭從她屋裏攢出來。起先他還問：

「蟹大不大？」

後來他跑到門外，抬頭向我一看，兩隻眼睛紅得像貓屄。當時我一想，事情不好；正想提起蟹走。

「哦，是你啊！害老子找了幾天都沒找處。」

「等我把蟹賣了就去上租，」一面我又揀兩皮大蟹遞給他：「送把李老爺嚐嚐」。他

「誰要你送蟹，我只要你去上租」。他雖嘴裏說得這樣好，早就把蟹接了過去，遞把那個女人。一面故意的說：「等下歸我算錢給你。」

那女人收了蟹：「哦，多謝李老爺，今晚兒早點來喝酒！」

那女人進去了，李大頭便硬拖着我去上租。我是話都說盡了。今天我又沒錢，你把我拖去也是白拖了。他總是嚷着不行，一定要押着我走。

到了主人那裏，主人還沒有起身；管賬的出去吃茶去了，又不在家。我想，這一定總沒事了吧，看你李大頭把我怎樣？那曉得這傢伙才眞厲害啦，起先他陪我坐着等；漸漸坐得厭了，加竟早晨還沒有過吃癮，便說：

「我們到張興泰去，等下再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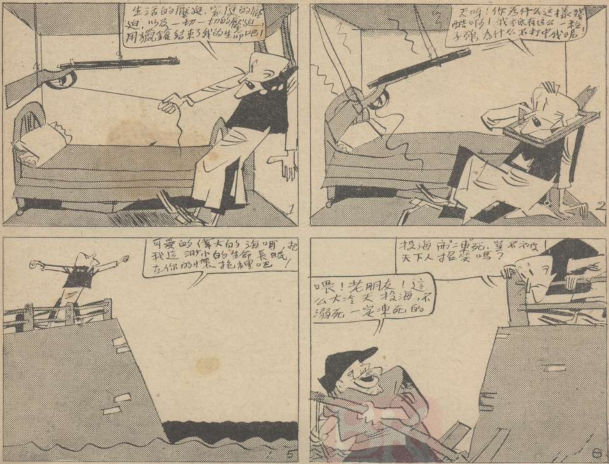
我知道張興泰是中街的一家茶館 我沒有錢，怎好陪了他去坐茶館？坐了還是會賬好不會賬好。因此，我說：

「我不去，求你讓我去把蟹賣了吧！」

哼，讓你去賣蟹！賣了蟹，還不知要到什麽地方找你人呢？去，和我一道去，坐茶館又不要你出錢；你要賣蟹，把蟹就擺在茶館門口也能賣呀！」

我一想，這話也不錯；他吃茶，我不吃就是了。

那時，茶館裏，人已坐得潑滿。李大頭招呼小二泡來一壺茶，拿來兩隻茶碗。



他自己掛了一碗，又掛了一碗把我。我連說：「得罪得罪，」然後站起雙手接過，放在桌上。但是我并不敢就喝，總怕他後來要我會錢怎麼辦呢！

小二又端來一大盆油炸點心，李大頭抓起又吃又喝；又叫我也吃幾個。我那裏敢吃呢，我說：「早晨才吃過早飯。」

其後地保胡勝打茶館門口過，看到李大頭，便也別進來坐到一張台子上。兩人又吃又說。

「大頭！」胡勝說：「你今天怎的這樣遲才來吃茶？想必作晚又沒做好事吧？」

「什麼叫沒做好事？沒做好事你又怎的？」

「哼，當心點！白虎屍穢氣，小心不要太下意了！」胡勝說了，把手裏的油幽一口咬了半個，塞個滿嘴，又喝了一口茶，這才又補上幾句說：「不是嗎，老子只摸過一同，再也不敢上晒。」(註：就是不敢兜搭)

李大頭聽他這樣說，便把話頭叉開了：「清早上，同你講些鬼話…我倒問你，劉子才偷運糙米的事情，到底怎樣呢？」

「那有什麼事，劉老先生去了一張片子到公安局裏還不算了嗎？…說句規矩話，汪老先生的租要得怎樣了呢？他老先生要用我時，隨時叫我好了。」

「自必的，還早哩，不要急。」

在這時，門口有人買我的蟹，我便只顧賣蟹去了。沒有再聽他們說些什麼。那個買蟹的，是個蟹販子，他買了販到別的地方去賣，我就一皮平易兩個銅板統統賣給了他。等我把生意做好，捧着一大堆銅板同到茶桌上，胡勝已經走了，只剩下李大頭一個人。他看我捧來一大堆銅板，便忙着代我過數。過了數，他媽的門道來了：這時桌上的油炸點心早已吃得精光，我一個也沒有吃；他便叫小二算了賬，硬要借半隻洋的銅板把他會賬。

我說：「那些蟹，有一半是人家托我代賣的，賣的錢要把人家，我……」

「不管不管，你還要上租啦。不借，我不問你借，你先把小租給我好了！」

「正租上了，自會給你小租呀！」

他那裏由你分說，早把他數好了的銅板，拿着會了賬，把多下的塞下荷包，伸開一隻手說：「小租收你半隻洋。」

我心下想，就算我倒霉，這總沒事了吧。那曉得這傢伙才眞厲害呢，一面他還要拖我去上租。我 說了一遍：「今天我又沒錢，你把我拖去也是白拖了。」

「沒錢，這不是錢嗎？」他指着剩下的兩吊二十三個銅板說。

「這是人家的蟹錢要還人家；就是上租也不夠得遠！」

「好，不夠，那就先付兩吊錢；不然就跟我去！」

我一想：汪老先生那個鴉片吹黑了心的，也不好惹，萬一跑去不能上租，給他送進去，怎麼好！還是不要空手去。我便說：「這錢要還人家，過幾天我就會去的」

「不行！你媽的，總想不上租！」這傢伙大叫大罵起來，惹得全茶館的人都伸長了頭頸看。「不去，不去就先把兩吊錢丟下來，兩吊，收你兩吊！」說着，他媽的，搶了兩吊錢就跑了。

這才眞沒法啦，只好忍下一口鳥氣，收起二十三個銅板，拷了幾塊豆腐同來。

下次借不倒錢上租，再也不上街；但是，能否這樣一直過去嗎？

赴宴

亞伍

世界上的事有誰料得到呢？洋行裏的打字員小張，個子雖然不矮，小小的頭，長長的脖頸，活像一隻螳螂，看起來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大孩子而已，可是他却早已討了老婆，而且做父親了！我們這些老大哥聽見，祇有慚愧的份兒。

認識小張已經兩年了，可是直到最近，接到他請客的帖子，才曉得他已經結了婚，並且生了小孩。帖子是請兒子滿月的。

吃酒是在大華樓，時間是星期日下午六時正。小張早一天先來電話，說他在大美飯店的三樓開了一個房間，他們行裏的同事都要去叉麻將，叫我星期日吃過中飯就去，叉了麻將再一同去吃晚飯。我一則因爲跟他們行裏的職員都不相識，再則也不喜歡叉麻將，其實也不會叉，所以回說不能去。他還說了許多話，表示我不能去是一大憾事，最後再三叮囑，叫我第二天下午六點要準到大華樓去，他們最遲可以等我到六點半。我答應了。

當天到公司裏去買了幾樣小孩用的東西，着人送去。晚上臨睡時恐怕第二天失約，便在日曆上註明「小張六時請客」幾個大字，然後才安然就寢。

星期日起得遲，早飯向來是從略的。因爲晚上預備大嚼一頓，所以中飯祇吃半飽留下幾分肚子，以便晚上吃個暢快。

下午到一位朋友家裏去扯閒天，幾乎把吃酒的事忘了。一看桌上的鬧鐘已經五點三刻，知道事情不妙了，萬一遲到，豈不失禮？急忙告辭出來，跳上電車，直向大華樓開去，下車的時候，跑馬廳的大鐘正指六點一刻。於是三步拚做二步，上氣不接下氣，趕到大華樓門口，已經遲到七分鐘了。心中暗想裏邊高朋滿座，忍饑挨餓，都在等我一人，未免太對不起人家了，於是肚子裏想定了道歉的話，才漲紅着臉蹝了進去，茶房都裝着笑臉站在一旁行禮，似乎在恥笑我的失約。勉強走上樓，到小張所訂的房間裏一看，出乎意外，裏邊竟冷冷清清，闃無一人，祇有兩隻鋪着紅花的白桌布的桌子，桌上碗碟杯筷冷盆水菓俱全，陳設得很完整，明明是還沒有動手的樣子。當先提心吊膽惟恐失約，現在才放心了。叫個茶房來問，茶房陪着笑臉很客氣地說主客都還沒來過。言下似乎在笑我阿木林，來得這麼早，豈是沒有吃中飯嗎？這一來我眞不能不覺得難以爲情了。

祕書：這些都是從某人寄來要酬勞費的信，但那個人至今還生活着。

經理：噢！

陸志庠作

看見桌上有盆瓜子，於是便裝着沒事，坐下去嚙瓜子。不一會兒，茶房端茶進來了，臉上還是充滿着笑容，祇說「客人還沒來」，這麼一句，明明又是在諷刺我，不然他爲甚麼會無緣無故溜出這麼一句呢？我祇好裝沒聽見，吩咐他去買包香煙。自己坐着喝茶吃瓜子，不時也站起來走走。茶房帶着香煙進來，這次雖沒响一聲，可是那可痛恨的笑臉，却絲毫不會改變。香烟一來，我便不會氣得無聊了。看看表，還祇有七點，便若無其事地坐下，吃吃瓜子，喝喝茶，抽抽香煙，平時難得有清福享，今晚如此這般，也不能算是壞事。可是臉孔永遠充滿着笑容的茶房又進來了，這次是送熱手巾。茶房出去、門口便發出幾個茶房的笑聲，我想這裏的茶房眞可惡，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在侮辱賓客嗎。可巧這時門外有賣晚報的呼聲，一看還祇有七點半，便出去買兩份晚報來散散悶氣。這時兩碟瓜子已吃剩半碟了，一包香煙也祇剩三根，我抱着破釜沈舟的決心，決意等候到底。

可是今天小張的宴會眞有點特別，我雖然遲到七分鐘，心中非常過意不去，可是我等着等着，主客始終不曾來，難道小張在開我玩笑嗎？難道主客都病了，都死了不成？我始終不明白，可是始終相信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不折不撓地等下去。後來看見主客都還沒來赴宴的現象，統計已經吃完八碟瓜子，五包香煙，看完了兩份報，不曉得喝過幾壺茶，揩過六次熱手巾，到樓下去散步五次，錶也不曉得走到十幾點鐘了，這時才想非變通辦法不可，便預備回去，順路走到大美飯店三樓去看看動靜如何。可是又出了一次意外，今晚的主客都擠在這裏啊！房間裏有三桌麻將，辟辟拍拍，非常熱鬧。小張出來招待，怪我何以得這樣遲，我紅着臉孔，無詞以對。我看見桌子上有好幾個雪白的空碟子，碟子上有麵包屑，起初我覺得不懂，這些人爲甚麼專會空着肚子白高興，到此方才了悟。我紅着臉孔問小張幾時吃晚飯，他說快了，還有四圈便完。我肚子裏長嘆聲與咕嚕聲一時齊鳴　看見雪白的被單上有着雪白的枕頭，一時睡意突興，便把我的不雪白的頭倒在雪白的枕頭上，呼呼的睡去。夢中恍忽聽見小張說，『這傢伙該死！那兒去喝醉酒才來，臉孔那麼紅。』

黃嘉音作

迎春曲

張英超作

問女人要照片

張若谷

照相術初次跟歐洲其他姊妹科學聯袂到中國都會來時，原是給祖先們留下音容的紀念物。次成爲「文明結婚」男女雙方的介紹物，或男女私悅的贈物。到了現代，照片却變成了流行畫報雜誌所必不可缺少的要素，凡是沒有女人照片的圖畫刊物，正好像是沒有太陽的春天。女人的照片，等於春天可愛的太陽；畫報失了太陽，讀者生命之火，是燃不起來的。有許多讀者，對於畫報編者，常存着一種歆羨的心理。他們每次看到如花如玉閨秀名媛們的照片，便要幻想到影中的美人兒，彷彿都是編者熟識的女友或戀人。可是，在編者方面，十人中却有九人都不敢做「薔薇夢」的筆墨勞動員。有時爲了物色一張照片或徵求十行文稿，他不但要寫信托人拉攏，打電話催索，還要自己奔走，像獵犬般四出嗅聞搜尋。向女人們要照片，有時比請求一個接吻更難。我是一個有過編輯畫報小經驗的，不妨把其中難況和解決困難的方法，用對話式略舉梗概如後，給諸君作參考。

編輯：小姐，眞是萬分地抱歉，這樣夜深來驚擾你。

女人：不要緊，但不知先生有何見教？

編輯：並沒有什麼要事　敝畫報籌備出一本女性美專號，特地來要一張照片。

女人：誰的照片？

編輯：小姐的玉照。

女人：啊喲！醜死我吓！我沒有好的照片。我久沒有拍照了。

編輯：不妨等幾天去拍，或我來給小姐拍。

女人：我不喜歡拍照。

編輯：小姐從來沒有拍過照嗎？

女人：哦！我說，我不願意拍照。

編輯：那眞是太可惜了。

女人：爲什麼呢？

編輯：請問小姐爲什麼理由不願意拍照？

女人：反正拍了有什麼用處呢？

編輯：用處嗎？多得很，一時說不盡。不過請小姐借我一面鏡子，好不好？

女人：這面嫌太小嗎？

編輯：不小，多謝小姐，只照得出臉够了。

女人：先生要鏡子作什麼用？

編輯：照我自己的臉孔。

勝利品

水手甲：朋友之義，在乎割愛，所以我欲把我的愛人讓給你，而你的也可讓給我。

水手乙：不！我並不是小氣，譬如說你的運氣好，當然占好的；否則，又何必多作妄想！

周汗明作

女人：咦！這算什麼意思？

編輯：我很喜歡看我自己的臉孔，這是一種沒有理由可說的特殊嗜好，無非想多看看自己罷了。

女人：先生做人眞是有趣，請問自己有什麼好看呢？

編輯：這叫做顧影自賞。而且鏡子用處原來是只能照自己，並不能照看他人的吓！

女人　先生言之有理。我看先生的臉眞是美得很，何不去拍張照片，既可以自己欣賞，又可送給他人做紀念。

編輯：可是有人不喜歡拍照，那怎樣辦呢？

女人：喔唷！先生眞會講話。我剛才說我不喜歡拍照，因爲我覺得拍照沒有什麼用處，但是我並不反對拍照。

編輯：那末，便請小姐給我一張玉照罷。如其沒有現存的，我可以介紹小姐到美人照相館去拍。可以隨便拍多少樣子，我們畫報和美人照相舘有特別關係，不必付錢。而且拍了後，小姐如果不滿意不願給我們刊登，我們也可以遵命做到。

女人：啊！美人照相館，就是巴黎路的那一家嗎？

編輯：這是最近出版的美人畫報，請小姐多多指教。

女人：不要客氣！貴報我也常常買來看的。有時我也看見我的朋友和同學的照片。

編輯：我很希望小姐也允許我們登刊玉照。

女人：我的照片嗎？那眞要羞死人的。

編輯：好說，好說。

女人　眞的我的臉是不上照的，拍起來終難看得很。

編輯：從前在那一家照相館拍的？

女人：還是去年在茉莉女校行卒業禮時，叫烏有照相館派人到學校裏來拍的。

編輯：那是拍團體吧？

女人：不差，所以我不願意拍。

編輯：那末何不拍一張半身像呢？美人照相館的技師，拍美術半身照相是很有名的。我看小姐的臉，拍在鏡頭中是一定很好看的，尤其是半身側影　小姐的頭髮，耳朵，眼睛和鼻子，在上海小姐中不大多看見的。如果小姐沒有爲難的地方，我們還預備畫上彩色，印在女性美專號封面上哩。

女人：不敢當，登封面是決無資格。等我拍了照後，我自己送到貴報社來好嗎？

編輯：可以，可以。多謝，多謝。小姐，改天再見吧。

女人：再會，先生。空時，請常過來談談。

畫報的編輯，如能應用上面所舉例的會話，十次中終有八次可以達到勝利。不過，最應當注意的事；等到女人一拍好了照，最好趕快自已到照相館裏去催印。拿到了照片後，選一張合於登刊畫報的，多印幾張，親自送到小姐的公館裏。請她在你選定的一張照片上，簽她的姓名，如其編者是一個獨身漢，不妨請她加題一個上款；如果編者已經有了妻或戀人，則最好把編者的名字改代畫報社的社名。這樣一來，讀者中一定又要對於編輯先生發生出無限歆羨的心理；或者至少，是要嘆服女人交際手腕的靈敏，和社交的廣闊。

一年中第二個新年

白兮

「是令嫒？」
「不……是小，小……」
「哈｜哈｜」

1啊！愛！時候不早啦！

劉督察睡得這麼濃——呼！呼！呼呼！

昨夜他搓了一通夜的麻將——昨夜不是廢曆的大年三十夜麼？劉督察夫人不準他睡。

麻將直搓到早上四點鐘，劉督察才跟他的夫人睡覺。

劉督察翻了兩個身，對他的夫人說「我索性不要睡了！」

可是劉夫人怪會鬧別扭，這會兒却不許他不睡啦！劉督察沒法，只得閉上眼兒，伴他的夫人睡。

八點鐘，鬧鐘：

「的鈴鈴！……」

劉督察那昏沉沉的腦袋子裏，那鬧鐘的「的鈴鈴」，眞是一把大掃帚，把什麼的昏沉沉，都掃了個精光！

劉督察睜大了眼珠子，撐起半個身子：

「啊！八點鐘啦！」

晚冬的早上，很冷。劉督察撐起了半個身子，一股寒氣直捉着了劉夫人的兩肩窩，劉夫人涼醒啦！

「啊！冷！」

劉督察連忙鑽進被窩，劉夫人嗔：

「鬼鬼祟祟幹麼啦？」

「啊！愛！時候不早啦！」

可是劉夫人扭着劉督察的大腿：

「不準你說時候不早！」

劉督察心裏着急：

「那可不能的呀！局裏……」

「什麼局裏不局裏，今天是大年初一呀！」

「可是我們提倡陽曆哩！」

「呸！中國人過中國日子，你還洋奴！」

就一把把劉督察摟緊，劉督察心裏更加着急。

「愛！放了我吧！今天我還得去視察學校哩！」

「不行！」

「可是……」

「跟你說不行！」

「可是我會給你買個又小又美的金手錶的哩！你要不？」

「要！」

劉夫人撅起了小嘴巴，劉督察就在這撅起的小嘴巴上，重重地咬了一口，差點兒把血都咬了出來。

劉督察草草從事於洗面工作後，就走到牀邊：

「愛！給我一個？」

可是劉夫人的頭故意鑽進被窩。劉督察沒法，就也鑽進被窩去。

劉督察哈哈大笑，用洗面手巾揩了揩手，就挺胸脯，昂昂地到局裏去啦！

2就是一個學生也要照常上課！

××私立小學校的兩扇黑漆大門，銅環兒到現在才有兩個小學生來打：

「答！答！答！答！」

沒人回答，肥胖的方志銘笑：

「哼！先生還神氣活現地對我們說：『不許不來！』可是現在九點鐘啦，還不開門哩！」

還有一個叫陶國富的，用鼻孔笑了笑，就又狠命地：

「還不開門？」

「再打！」

這會兒可來開啦！校役阿培衣裳還沒穿好哩，眼兒惺忪地，埋怨他們：

非非集

黎任予作

法官（問女）：爲什麼要和他離婚？

壯妻：他的身體太弱了！太不感興趣！

法官（問男）：她要和你離婚，你願意嗎？

弱男：我不願意！

法官：你不願意也不成呀，誰叫你這樣弱?!

弱男：先生！不是我的身體太弱啊！我是實行古人遺訓，食不過味，色不過濃啊！

●

男：Miss 王！我眞愛死你了！可是你對我還沒有一點表現！

女：你是不明白啊！

男：好！我現在最後一次問你，你若是不答應就請你說一個 NO！

女：好！問什麼吧？

男：妹妹！你到底愛我不愛？

女：NO！NO！NO！NO！

男：哈哈！現在你可眞說出來愛我了！

女：爲什麼？

男：我不是對你說了嗎？你若不答應就請你說一個NO，現在你說了這麼多的 NO，那當然是！……

女：哎！……

●

「這末早來！」

「這末早麼？」

「眞的，平常這時候來，就會被先生罰立壁角啦！」

「先生的嘴巴挺靠不住！」

「哼！」

阿培沒話說。

十點鐘的時候，全校三百多個學生，只來了二十多個，老校長才起身，嘴裏咕嚕着：

「眞討厭！」

等到十一點鐘，敎員李先生說：

「敎育局怕不會來調查啦吧？」

「眞也不會來了！」鄔先生心裏老不快活，別人家快快活活過新年，自家兒却枯坐在這兒。

「還是放了吧！」

「眞的！放了吧！」

大家的眼珠子都瞧着老校長，老校長低了頭想。正在這時，老校長夫人來了：

「吃點糖圓吧？」

老校長抬起頭，向着鐘面：

「十一點零五分！」這麼自語着。

老校長夫人向敎員們：

「大家都吃點糖圓吧！」

老校長站了起來：

「放了吧！」

鄔先生心花兒開啦！跳了起來，直奔到課堂裏去：

「放學！人少曉得麼？不能敎書！」

二十幾個小學生一溜烟奔出了校門。這兒敎員們各捧着一碗糖圓在吃着。

就在這當兒，劉督察莊嚴地走了進來，他說明了來意後，就問：

「貴校今天放假的麼？」

老校長吃進肚子的糖圓，像吃進了一打的乒乓抬球，乒乓乓乓地在肚子裏鬧翻身啦！老校長囁嚅着：

「不，不，我們剛才放……」

可是劉督察有點惱怒，不等老校長說完，就：

「就是一個學生也要照常上課的」！

「是！是！是！」

老校長是多可憐呵：

「請劉督察原諒！」

劉督察不響，從衣袋裏摸出了一本小冊子，很快地寫了一些字，就去了。

老校長大發雷霆：

「都是你們要放！放！放！」跳脚：

「可是現在放出毛病來啦！」

3可是雯—今天是大年一啦初—

五點半一場電影散場啦！

××大戲院像一個患虎列拉的病人，屁屁巴巴，拉爛尿一樣，人都被拉出來啦！

劉督察對他的夫人說：

「上大滬去好麼？」

「你不是說過禁止大學生跳舞麼？」

「可是雯！今天是大年初一啦！」

她想：小張說「要錢多行，怕的是你沒「眞心」，我心眼里有點活了—

劉田則作

男生：唉—還教員還不如我呢—Miss王—你說對不對？

女生：老實些—好好聽講—

男生：唉—你們女人總是假作正經，其實心裏早跑到公園裏會情人去了—

女生：什麼?!放你的狗屁—

男生：別着急，你聽聽—什麼響？

女生：啊—Darling—Darling—(打鈴)下課咧！

男生：哈—Dear—Dear，那你就快走吧—

●

夫：老婆，你說做男人好？還是做女人好？

妻：自然做女人好，你瞧所有的女人都有男人來奉養，多美呀！

夫：哼—現在男人可管不着這些了！

妻：爲什麼？

夫：不是男女平等嗎？你們這些活妖精好意思老靠我們男人嗎？

妻：啊—你現在可承認男女平等了！

夫：自然！

妻：好—男人可以娶姨太太，現在我們女人也可以多嫁幾個小伙子了—

夫：……!!

枕頭上的教訓(原名The Cmtain Lecture)

——爲了考特爾先生借了五鎊錢給他的朋友

Danglas Jerrold著　揭諦譯

『你應當是很有錢的呀，考特爾先生。我很奇怪有誰曾經借過五鎊錢給你？但這是如此：做妻子的儘可以工作着勞苦着！唉！有許多事情可以用這五鎊錢做成呢，似乎有種人在路上能够拾到錢的！然而你却始終是個傻子啊，考特爾先生！我要一件黑緞的袍子要了好多年，那五鎊錢儘够買了。但是「怎樣叫我走出去？」在你想來是無關緊要的。人家都說我並不穿着得像你的夫人，的確我並不；但是這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呢，考特爾先生？絲毫沒有啊！哦！不！你除了那些屬於你的人以外，都能够有極好的感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樣知道你。你很喜歡被人說你慷慨——然而你的窮苦的家庭受到損失了。

『女孩子們都要買軟帽，我不知道這些帽子究竟從那裏來。五鎊錢的一半儘可以買咧！但是，現在她們出去，只好光着頭哇！當然她們是屬於你的，也就是你自己的血肉啊！考特爾先生！

『今天又來收水費了。但是我很高興知道這種人丟了五鎊錢給隨便那一個問他要的人，怎樣來付這筆費呢？

『或許你還不知道今天早上傑克玩鞬子把他臥房裏的窗子也打破了。我正想去叫配玻璃的來配好，但是當你借出了那五鎊錢之後，我相信我們無力供給了。哦，不！窗儘牠這樣好了；現在倒是很好的天氣讓一個可愛的孩子睡在破碎的窗子之下。他的肺部受了寒，我一點兒不驚奇。這破窗能支配他如此。假使這可愛的孩子因此死了，那末他的父親將負相當的責任；因爲我可以相信現在我們出不起錢來修理這窗子啊。

『下星期二火災保險費要付了。我很願意知道怎樣去付這筆款子？哎呀！根本不能！那五鎊儘够付了啊——然而現在，保險是沒有着落了。以前始終沒失過火，現在要有了。我將要每天夜裏永遠不能合眼，但這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如此，人家都說你慷慨了啊！考特爾先生！你的妻子和子女們可以完全活活地燒死在牀上——我們是一定如此的，因爲保險一定要中止了。在我們保了這許多年的險以後！但是我很願意來知道這種人也浪費了他的五鎊錢，要不要再保險呢？

『我早就想今年夏天我們可以到馬傑那地方去玩玩。可憐的小珈羅琳我相信她很歡喜海的。但不，親愛的！她只能死守在家裏了——我們都只能死守在家裏——無疑地她將要成肺癆病；是啊，可愛的小天使！——現在我一定要失掉她咧。這孩子還有救呢；但有種人對他們的孩子反坐視不救，而浪費掉他們的五鎊錢。

『我很奇怪這可憐的小馬三在那兒！當你正借出五鎊錢的時候，這隻狗從店裏跑出去了。你知道我總不讓牠到街上去的，因爲恐怕被別的瘋狗咬了回到家裏來咬小孩子們。現在用不到驚駭了，假使牠帶了恐水症(Hydrophobia)回來，因而傳染到全家。家庭對於你算得什麼，因此。你大可化了五鎊錢做那慷慨的動物！

『你對我女兒的好意，什麼會不知道，但買帽僅僅是這個，你能不能爲她預備一筆保障的費，就像以前我的丈人所要求我給她母親的一樣？』　翁傳慶作

『你聽到那百葉窗砰砰作響嗎？是的，我和你一樣知道牠需要怎樣了；牠需要一副新的樞紐。今天我本來要叫個銅匠來，但是現在又不可能咧：現在只好讓牠每夜砰砰地響着，自從你丟掉五鎊錢之後！

『你聽到些鼠在這屋子裏奔跑嗎？我聽見的。假使牠們僅僅把你拖下牀，那却沒有什麼關係。爲了牠們備一隻捕鼠機吧！是的，說說確是容易的！——爲了牠們備一隻捕鼠機吧！但是這種人怎樣有能力來供給一隻捕鼠機，當他們每天要丟掉五鎊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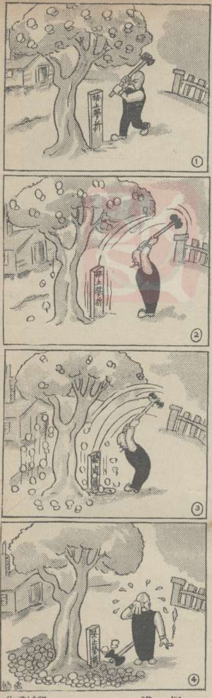
『聽！樓下有聲音啊。這並不使我驚奇，假使有竊賊在這屋子裏。是了，這或者是貓兒；但是竊賊們有時夜裏很會光顧呢。後門上有一個已經壞了的樞紐；然而當這種人不留心他們的五鎊錢的時候沒有機會去置備鐵栓和門閂了。

『瑪麗安娜明天應當上牙醫處去了，她要拔去三隻牙齒，現在這事又做不成了。三隻牙齒足以使孩子的嘴破相。但是只好停止了，讓牠們損壞這怪可愛的臉蛋兒吧。否則她準可做爵主夫人哩！現在，她大了有誰要？一個人也沒有！我們是要死的，讓她有個毫無保護的留在世上，但是，你會關心到這事嗎？沒有！因此儘可以浪費掉五鎊錢！』

陸志庠作

在公寓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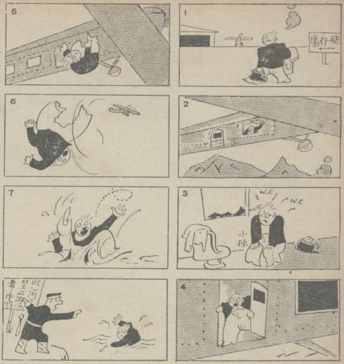
女（男送出）：那老不死給大老婆懷抱的時間太少了，再會！在後天不要忘記等我吧！



保護

張鴻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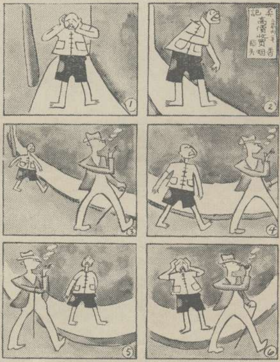
不幸中之不幸



穆家麒作

勝算在握

原來是經濟學博士



陳湃沂作

讓座

陳懷雋作

……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待拿筯子起來讓她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低着頭，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筯兒？西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不拾筯，便去她繡花鞋頭上，只一揑，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怎這的囉唣？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可憐小人則箇！一面說着，一面便摸她褲子，婦人叉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箇好處。於是不繇分說，抱到王婆炕上。……二人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道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他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她裙子，紅着臉，低了頭，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不的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着，纔見眞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婦人便不肯拿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那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踅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眞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女子不可言。婆子道：她房裏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強扭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

婚姻座談會

江風俠

出席人

侯先生　趙敬之
朱老太　陸佩素
黃少奶　潘博士

時間：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下午二時二十分零二秒

地點：外國坟山隔壁洋樓內

㈠早婚與遲婚

潘博士：承諸位準時光駕，兄弟先致十二分敬意。婚姻為社會的重大問題，值得討論。現在先要討論早婚與遲婚的利弊，請長者侯先生先發宏論。

侯先生：兄弟還是十六歲那年結婚的，算起來已有六十個年頭了，那時簡直不懂結婚是什麼一回事，糊裏糊塗和娘子睡上了一牀，一年以後，倒養下了一個孩子，又瘦又弱，未滿三個月便一命嗚呼的，我自已也不知怎地患了遺精病一直到如今。後來我方知這都是早婚應得的惡果，所以我主張遲婚。

朱老太：侯先生公子的夭折，惟恐是先天不足，在我說來，不能因噎廢食。早婚是孝子的美德。做長者的沒一個不希望早抱孫子，傳種接代，所以我是主張早婚的。

趙敬之：早婚養的孩子，像侯先生那樣未三月而一命嗚呼的，眞可名之謂灰孫子，經不起一陣風便會吹入泥灰中去的。十六歲的青年，吃飯不知飢飽，睡覺不知顚倒，生理上旣未長得健全，知能上更是幼稚不堪，這樣的嫩蛋結了婚，直接為害本身及其嗣續，間接妨害整個民族健康，兄弟對於早婚絕對鄙視，不要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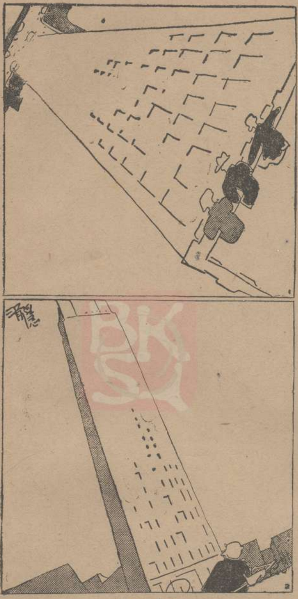
黃少奶：那麼趙先生不贊成早婚，總得說出辦法來才好啊。

趙敬之：這應該看各個的情形決定，普通一般的說來，必須男以二十五歲，女以二十歲為標準。

朱老太：阿彌陀佛，照此說法，譬如一對老夫妻在四十歲才養了個兒子，豈非要守到六十五歲才有抱孫子希望呢？一旦天不假年時，臨死還要呼寃枉呢，阿彌陀佛。

趙敬之：如果老夫婦守不及時，儘可讓他們死去，孫子不是祖父應得的權利品，而是小夫婦對民族國家盡的義務，這義務，當然要有利於民族國家，子孫必須要強大的健全的，與其早生而早死，不如不生而不死。

陸佩素：像趙先生說話的態度，似乎不是來開座談會，活像來闖山門的樣子。何必呢，早婚早生的弊病，已經有不少醫學家說得明明白白，我以為早婚旣不好，遲婚一樣是不好，最好是趙先生剛才主張的結婚年齡。



目中無人

在四十幾層大廈的頂層，俯身下望，見到下面的，好像螞蟻一般，毋怪渺乎小矣；同時，下面的也正仰望着大廈頂層，因為視物漸減 Vanish·ng Point 作用，祗見踞高臨下的一羣，小到比囓人吮血的蟲還不如。

陳涓逐作

㈡結婚的儀式

潘博士：早婚問題，不必再討論下去，現在要討論結婚的儀式，請大家隨意發揮。

黃少奶：我不主張結婚儀式的，因為這事太麻煩，太不經濟。兩個人同意了，同居便完了。

侯先生：我們不能同意像黃少奶跟人私奔，一無儀式。結婚非但要儀式，而且必須鄭重其事。現在一般毛頭小夥子，一碰離婚，兩碰結婚，隨隨便便等於穿衣服，實因為結合太容易，

所以分離也容易了。

黃少奶：　侯先生的說話要負法律上責任，請注意！

侯先生：　哦哦，剛才是我失言，對不起，黃少奶並非私奔，是堂堂正正的逃婚，對不起對不起。

趙敬之：　儀式只要求簡單合法，想照民法，只須滿法定年齡，便可自由結婚，有公開的儀式，兩人以上的證明。至於儀式鄭重，大事鋪排眞要不得，像迎親的道子，掮旗打傘的人根本就是些臭癟三，小叫化子，新郎新娘爲什麼要叫化子擁了走呢？如果這算得鄭重，會笑歪人的嘴，如果算光榮，實在是太光榮了。

潘博士：　現在結婚最簡單的要算蘇俄，只要雙方到公衆機關去簽了字便成啦，中國這社會，我以爲太簡單既不宜，過繁雜也欠妥，以合法爲原則，以節約爲標準。金馥與王人美的結婚，又未免大拆爛汚呢。但婚禮可不必鋪張筵席，茶點就得啦。

侯先生：　沒有喜酒吃，親友都會不快活的，從來只有吃喜酒，紅紅臉，冲冲喜，不聽見說吃乾點心，燥燥口，受受氣。

朱老太：　這才不錯呢。自然要吃喜酒的，茶點是敬死人的東西。

趙敬之：　老年人腦中，永遠被舊的遺毒所佔有，始終固執成見，但爲什麼現在找不出一個皇帝呢？時代換了，人事也換了，老年人的腦袋還是一袋子霉烟灰。不能跟着時代走的，那是狗兒，在大淸時代，牠們當街性交，在過去時代，牠們還是當街性交，也許狗們自以爲這是最初領悟的宗教，所以相沿成習，實而不化。……

陸佩素：　趙先生說話太欠客氣，本席深覺不安。結婚不能視爲太重大的事，也不必看得過小，結婚是戀愛進步的某一階段，並不是戀愛的成功。結婚儀式本來是對法律一種不得已而盡的責任，等於宗敎家的必須禮拜。其實信仰宗敎全出於心，何必斤斤於形式。而結婚儀式在我看來，不過是應付某時代的制度而已。

㊂結婚有什麼意義

潘博士：　剛才討論過，(一)早遲婚同樣有害，(二)結婚儀式應合法而簡單，現在關於結婚的意義，順便也來討論討論罷。

黃少奶：　結婚的意義，不過是男婚女嫁，宜室宜家而已；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朱老太：　話是不錯，人在世上，總要傳種接代，生男育女，成家立業。

趙敬之：　這不是結婚的意義，是結婚的三官經，老人口中，只會唸他媽的經，結婚固定豈有存在的價値，可以說有三個意義，第一是繁殖種族的義務；第二是構成社會幸福；第三是固結戀愛的兩性走上更生趣的路上去。

陸佩素：　是的，但沒有戀愛的結婚，便談不到意義，而且是一種很恐怕的行爲。像在座朱老太十八歲時嫁了丈夫，二十歲時，丈夫便死亡了，守寡到現在。家裏只有一只野貓伴着她熱鬧。聽說朱老太的丈夫，生前本是癆病鬼，她們是牛馬樣捉在一起結婚的，這種是戀愛的結婚，就好比官廳執行犯人時的擺擺形式，驗明正身，付之一刀而已，一生的幸福就是結婚行禮時斷喪的。

侯先生：　這樣說來，我也擁過了一次擺了。我當年的原配，也是父母作主，誰知她患有梅毒。然而結婚必基於戀愛，像我這老頭子有誰來戀愛呢？

趙敬之：　你老先生本來是時代的犧牲品，但請不要再用老成見來影响別人才好。

潘博士：　談話想就至此結束罷，現在，"I want to W. C."

侯先生朱老太愕然不知所云。

黃少奶紅着臉。

陸佩素故意以巾揩面。

趙敬之拉拉褲兒，接道："I am allso" 匆匆地走了。

客堂中人都散光，幾只殘杯底留下了不澈底的時代之渣滓；殘香烟頭在壁脚下燃發出令人難忍的惡臭味道。

夫：你昨天一夜不轉，到底什麼地方去的？
妻：你到過得寫意，房租又要付了，米錢也要還吧，再不活動活動，伴着你一起餓死！
夫：哦！哦！…………

戴廉作

舞台上邊的角色　張鴻飛作

我的朋友

荊有麟

我有兩個朋友，張三和李四。

怎麼樣這兩個人成了我的朋友呢？講起來話長。

有一年，我在失業中，身邊窮的連一個銅子都沒有。每天，吃了這頓，找不到那頓，幸虧住的是旅館，房錢還可記上兩三月的賬。但祇吃，也就够愁的。常常總是在來訪的熟人口袋討稅收。那怕是三五枚銅板，也要從熟人口袋移到我手裏。爲的是三五枚銅板，也能換一兩塊熱燒餅。

這麼樣整整混了有半年，鬧得一般熟人都不敢找我了，經濟斷了來源，整天餓着肚子睡覺，是常有的事。

忽然，在一個下雪的夜晚，我因沒有錢生火，睡在被窩想洋錢，門，「碰」「碰」「碰」響了。

「那一個？睡覺啦。」只害怕旅館賬房要房錢，先給了他一個不能開門的回絕。

「是我，張三，這麼早就睡覺？」

張三？此人大名是聞過的，因爲他是我的先後同學，而且很能寫幾句罵帝國主義的文章，報紙上常常也看到名字，但有一樣，就是沒同他會過面，爲什麼在這樣黑暗之夜找我呢？又是下雪天。

但一想：自己是窮到已經餓肚子的光景，還怕什麼？而且好久沒有熟人來訪了，要是他穿的很闊氣，說不定還可以代我裝裝門面，使茶房那小子，不敢再用白眼珠來斜我，便起來開了門，他的神氣很驚訝：——

「怎麼？連火都不生，這樣冷天！」

我因爲同他第一次見面，還不好意思向他收「落地稅」，不生火的原由，就不便告訴他，只苦笑了一下，招呼他往椅子上坐。

他倒是聰明人，便說：——

「我聽說你在這兒找飯吃，怎麼？還沒把握嗎？好，我來代你壯壯聲色」

隨即從身邊掏出五塊錢，不送到我手裏，不放在桌子上，却站起來裝到我掛在墻上的破大衣口袋裏。說：——

「你喊茶房，買木炭生火，再帶兩盒美麗牌香烟，你要是那個的話，再叫他買些點心，咱們多談一會兒。」

我有點不大好意思，便只推說：「不冷」，「不冷」，同時，也將他的錢再送還到他面前，他却生氣似地說：——

「唉，這有什麼客氣？大家都是一樣在外邊流蕩，誰沒有個困難時代？等到我沒飯吃時，我自然來找你，朋友原就是互相幫忙。」

我想：他大約是看出我的窮相；火不生，烟不買，茶不冲，滿臉泛出不自然的苦笑罷？如再不接受他的好意，也顯得我太不老實，便喊了聲：「茶房」，將五塊錢的鈔票提過去，一一照了張三的意思吩咐着。茶房大約認定：這是我生平未有的豪舉，那小子竟笑的手都發抖了，嘴裏連連說着：——

「曉得，曉得，馬上就來，隔壁小飯館新出的火燒夾羊肉，我再代你佬帶幾塊來」。

接過鈔票，如飛似的向外跑。嘴裏好像還咕嚕着：「我曉得你佬不久會發達的」。

茶房見了錢，好比丈母娘見了心愛的女婿，無法形容其活躍的。一刻工夫——僅僅一刻兒，東西買來了，火盆端來了，我並沒囑咐，還特地送來一壺紅茶，打了一盆臉水，等到以後我喊他時，他答應聲音之高，之亮，倒顯出他以前答應喊叫的聲音，好像正在嘶氣一般。

因爲房子有了火，空氣立刻改變了，自己也忘記這火是張三代生的。話語也多起來，張三本來是健談的。於是就開始翻歷史。

我講了我離開學校以後的經過，張三也將他近來在社會上活動的縮影，一一描繪出：——

他未離開學校，就加入××團體，以後常常寫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的文字，就是代團體的工作，在其間，也曾發了一批不大不小的財，所以至今還沒有走進飢餓線，但也爲此，他被××團體革

除了。因爲是作的宣傳工作，其彩色容易爲社會所認知，至今也不會找下工作，他算同我一樣的是失業人，不過手邊還有幾文錢。

此後，他就常徜徉在我的房間，同我談天，爲要解除我旅人的孤寂，還代我介紹一個女人，經濟自然是完全由他供給，我一想到：他拿他僅有的幾文存款，來供給我無限的生活，心裏總是不安，但他是毫不在乎這些的，領我遊山，帶我玩水，記得在他的存款已經用光時，他還照樣同我談論，同我遊玩，並不顯出絲毫的怨悔成分，並且爲我當當，拿錢來開銷我旅店的生活。

張三眞够朋友啊！

我時常那樣想。

却巧，機會來了，我的一個親戚，作了全國統稅局局長，要我去幫他的忙，我喜得幾乎發了狂，趕快拿着信去找張三，他却不贊成：——

「還有什麼意思呢？我勸你還是回絕了好。」

「回絕了？」我是很爲驚奇了，便說：「回絕了不是沒有飯吃麼？」

「那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我張三有一分力量，總要幫你一分忙。」他的滿不在乎的樣子，幾乎使我疑心他在嫉妬——要不是他對我那樣照拂。

我當時知道，再講下去，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便將就事的話不談，但事實，我終於就了稅局的職。

可是，壞，就壞在這件事上，張三從此不理我了。

不理我，倒不要緊，我是受過他的照應的，正在失業中的他，我很有方法照應他，先爲他找了一個很够維持生活的工作，他不幹，將委狀退還給我。便給他送錢，他也退還給我，最後，我代他付了兩個月的房租及飯費，等到房東及飯館告訴了他，他也全部再還給我，並且還寫了一封信，信上大意說：他寧可餓死在天地之間，決不依靠任何人的幫助而生活。我深悔我當時不該不聽他的話，去就什麼工作，以致隔離了那樣好的朋友。但我也慶幸，我體會了一種人生，就是有人寧願你依靠他而生活，把他累得焦頭爛額他都不在乎。但不願你在社會上自立，以顯出他的無能。張三就這樣，遠離我而去了。

朋友，我是少掉一個。

但還有一個，那便是李四。

李四可以說，是與張三完全相反的。他有瘦而長的身材，高的鼻頭，大的嘴，眼睛差不離兒要比張三小一倍，走起路來，也不及張三那樣有力而急迫，他最喜歡的，是熱鬧，無論人，無論事，要轟轟烈烈，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

老爺：這雪再下得大一點更好了！　華君武作

嘴有點吃，講話不大方便，所以發言時候也很少，但却高興聽別人的談論，逢到星期日或者其牠假日，他能整夜不睡覺，聽別人談天呢。

他是我的同事，所以往來的時間很多，他的心很細，設想也週到。無論我有什麼事情，總是盡力幫忙，那怕是穿衣喫飯，以至家庭的瑣事，他都不嫌麻煩，一一代我辦好。有一次，因爲我喝醉酒，打傷了人，他竟承認傷是他打的，代我受審，代我坐監呢。

然而：他是喜歡轟轟烈烈的人。

因爲他喜歡熱鬧，所以冷落與他不相宜，在我第二次失業時，我找不着他了，想見他面，同他談談天，固然不可能，就是在旁的熟識人面前，提到他時，他曉得了，亦是不很高興的。我起先懷疑自己，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但總想不出什麼原故來，隨後細細打聽，才知道：凡是同他作過朋友的，任何誰，在轟轟烈烈時，都很敬重他對朋友的忠厚同熱誠，一到冷落時，怎麼樣，也得不到他的諒解與同情，因爲他是不慣寂寞的。他可以說，是十足的都市人，與鄉間典型人的張三，是有一紙之隔的。

但是：兩人都會作過我的朋友，而且都有一顆寂寞的心。

現在，我是以自由之身，過着能够獨立的相當平安的生活，所以張三不覺得我離他而去，便又同我往來了，李四也因我不像失業時那樣的冷落，也照樣恢復了原來的友誼。

朋友，我還祇有這兩個。

一個是張三，一個是李四。

（完）

結識私情樓上樓，

樓上樓私情總難偷；

好花千葉牡丹開在萬丈高樓上，

蜜蜂雖小要來偷。

姐在窗前繡海棠，

郎勒園裏打彈弓；

上頭要打天上一隻開口鳥，

下頭要打紅粉缸裏一隻玉芙蓉。

民間情歌

理髮

荆祥鼎

理髮，這是在我的整個生命史上印象最惡劣的一件事！

我的對於理髮發生惡感，從小已然。在小時，因爲雙親的疼愛，輕易也受不到一些呵責；但是每有因爲逃避理髮而遭到額外的譴責的。記得那時大概須隔上一個月才剪髮一次，每次都是把理髮匠叫到家裏來的。當我在天井裏玩得正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使女來到，只聽得一聲嘶長的尖嗓子：「小少爺剪髮哪！」那時便異常敗興，心中沮喪不堪，總得拗強一番，直到母親前來板了面孔才勉強就範。那時的所以不願理髮，一半兒固然是怕那舞動在頭臉上的雪亮底剪刀，一半兒還是恨擔擱自己的玩耍時間——雖只是疏疏的幾根軟黃髮，也須煞費周章的挨上三十多分鐘啊！

年事漸漸大了，說也慚愧，自己對於這理髮一道，仍少諒解；憎惡的情緒，或許更較小時複雜；在小時，沒有愛美的觀念，祇是單純的恐懼；現在不然，一方面是憎惡理剪時的受罪，一方面還須顧慮到受罪後頭髮式樣夠漂亮不漂亮；在這種雙重情緒下，眞夠人苦惱！

我既學不來名士的『囚首垢面』，又沒勇氣冒充『天才藝術家』，心裏雖憎惡理髮，可是每隔上三個禮拜仍得硬起頭皮上理髮店受罪去。起先，自己也未嘗不想把頭上的三千煩惱絲，直捷爽快的付諸幷州一剪，如此庶可減少受罪的時間；但不幸却有人出來干涉，說年紀輕輕的，剃了和尚頭的出入於『大光明』之門，未免『有損觀瞻』云，結果祇得作爲罷論。

每次踏進理髮店，坐上迴轉椅，便髣髴登了斷頭台一般！自己從對面的鏡子裏瞧過去，一張臉滿現着無限的沮喪氣色，沒精打采的略事吩咐一過，於是開始正襟危坐的聽憑理髮匠執着刀剪擺佈；這時耳聽『格殺』『格殺』的聲音，心裏倍覺煩惱，祇有出於瞑目幻想的一法——上自國家大事，下迄身邊瑣事；但可憐又須不時打斷思潮，張開眼來向對面鏡子裏瞧瞧，驗明自己頭上有無亂子！

千呼萬喚始出來？　楊大蘇 作

既而髮已剪過，聯帶而來的，便是刮臉，也就是最恐怖的一個階段——迴轉椅向後放倒，身子被直彊彊的撳倒在上面，髣髴是一位正待施手術的病人一般；一把五英寸長的雪亮底刀鋒，着在皮膚上是那麼冰涼的，儘在眼鼻口的左右往來飛舞，夷猶如意，好不叫人驚心觸目！而可惡者：理髮匠却偏要在這種工作緊張的關頭，和他的揚州同鄉大談其隔夜的『五百劃』牌經；不是慶幸他那張嵌『五万』的來得湊巧，便是可惜他那張『白板』的打得寃枉；一陣陣的大蒜臭，不住地鑽進鼻孔裏來，可憐這時自己祇有瞑目屏息的份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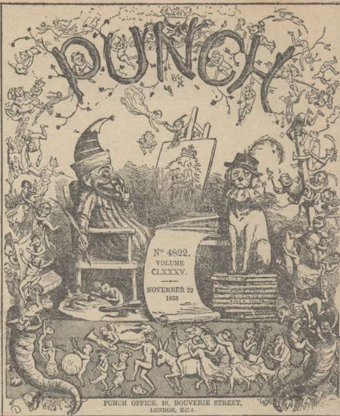
最使我寒心的；有時隔壁王公館的娘姨，或是對門李公館的奶媽之類跑來頑耍閒瞧，理髮匠總得忙裏偷閒的向之『打棚』，一面手裏的刀在我臉上徘徊，一面儘向別方大做其媚眼；這時自己心中想：萬一給他心不在焉的剃下半個頭來，在他不過是犯一個誤殺的罪名，在我却白白的死於非命，可憐自己年紀輕輕，還未『成家』，豈不悽慘！緊閉兩眼，亦惟付諸天命而已！

臉剛刮好，倒着還未坐起的當兒，便有兩隻焦黃而粗糙的大拇指。在眉際與額上猛擦幾下，端的使我恨得幾乎跳起來；講到一個人的臉部，原是全身的『首善之地』，除了肯給自己的愛人撫摸幾下，此外是罰咒也不願另作別用的；尤其是咱們『禮義之邦』的中國人，給陌生人碰了面孔，不是連性命都不要的嗎？何物大膽的理髮匠，敢來強行染指，怎不叫我切齒啊！

等到全部手術畢事，身上一件貼肉襯衫早已被冷汗滲透，快成『飽和』狀態了！連忙拋下雙毫三枚，掉頭便跑；一路上摸着頸項上一顆完整無缺的腦袋，心上覺得無上的僥倖，髣髴此身是虎口的餘生一般。

理髮，可咒詛的理髮！也許永遠得不到我的諒解了！

但正有許多人三天兩日的歡喜不時光顧理髮店，雖微至剃一剃小鬍子，洗一洗癩痢頭，也都非去請教理髮匠不可；尤其是現在一般裁髮娘兒們，死心塌地的情願收回平日那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氣慨，而送去給那些理髮匠撫弄一二小時，在我看來，這怎不是怪事？



(一)九十四年以來，除點過一同胭脂外，從來不改過面目的『笨拙』封面。

『笨拙』先生小傳

王敦慶

◉前奏曲

今之古人最近常發幽默足以亡國的論調，好像東三省，臺灣，安南等地都是我們這般描繪漫畫和寫作漫文的畫乞文丐幽幽默默地奉送給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手中去了似的。然而我們這些既無搶礟禦敵的，又無搏鷄之力的筆桿戰士，何嘗不愛國，不愛民族，不愛社會，不愛世界；祇是我們的手段異樣一點罷了。這幾年以來，在中國這什麼都落伍的國家裏，在裏所謂痛無畜，哭又頹喪的時候，幽默的圖畫和幽默的文字居然會萌芽成長和開出燦爛的花朵來，我們總應該努力地把它培養，灌溉。換一句話說，我們應拿歷史的事實來鼓勵自己，引導自己；還應拿眞理來安慰自己，堅強自己。現在我要介紹 Punch『笨拙雜誌』這世界上最老的的漫畫與漫文的周刊，最普遍的無國界的讀物，其目的不外乎鼓勵作家之羣奮鬥，和希望編輯與發行人更加努力，當然沒有像介紹牛克斯或馬克斯主義那樣的嚴重，誘惑，危險：我想來想去這一點是要聲明在先的。

◉一世之雄

差不多在一世紀以前，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七日那天，『笨拙』雜誌的創刊號便呱呱墜地了。照普通生理學的原則理解起來，初出世的嬰兒僅僅會胡亂地啼叫，當然『笨拙』也逃不出這個例外；不過她所啼叫的調兒稍爲別緻一點，若果我們不好誇大，不用『一鳴驚人』或『紙貴洛陽』等成語來形容的話。首先第一，當時『笨拙』編輯部的出類拔萃的一員，W. M. Thackeray 便這樣地叫了一聲：

『幽默作家的業務就是要喚醒和指導你們的人生，同情，慈惠，你們對於虛妄，僞詐，撞騙的嘲罵，和你們對於病弱者，貧苦者，被壓迫者，不幸者的提攜。他若能把一切尋常的作爲和人生痛苦的忍受都加以評價，那嗎，他的手腕和才能便登峯造極了。』

這兩句話很可以代表『笨拙』的目的。的確，從出版到如今這九十四年的歲月中，他的業務並不祇限於幽默而已，他的目光中時常都存有更嚴重的，更有價值的對象。『笨拙』他自己也明白祇徒『尋開心』是缺乏力量的，是易於沒落的，他必需要在社會諷刺畫和政治漫畫上努力，纔足以顯露頭角。他素來主張向最高的以及最低的社會層的罪惡進攻。欺詐的上流階級，卑鄙齷齪的誇燿，狂放和昏憒，盲從的嗜好，愚蠢的習俗——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那發噱的或嘲罵的箭幹的靶子。不管你是誰，都逃不脫他那有權威的評價，而且他還抱着英國人那種頑强的愛自由的傳統見解，在思想和言論自由上，老是顯露出財勢不足畏和威武不能屈的樣子。久而久之，他就變成一個道德的改造家，公正的批評人，並且是意志自由的愛國者了。『笨拙』因此在出版界中佔領了一個獨特的地位

(二)『笨拙』在印度。

，他也像『太晤時報』或英國上議院一樣的有權威。像這樣地經過了五十年的奮鬥，『笨拙』纔發現自己是極度流行的和受歡迎的讀物。當一八九一年他舉行五十周年慶功大會的時候，全世界的刊物，到處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有函電，文字或圖畫來祝賀，這是世界上任何刊物從來所未會有榮譽，眞可以說盛極一時了。

到了一九零六年西滿Owen Seam-au纔把劍橋大學教授的方巾道袍脫下，來到『笨拙』編輯部穿上小丑的服裝。他是學者，詩人和幽默作家，繼白蘭德Burnand而充任主編。他『在位』廿六年，也知道『先帝』剏業不易，除在『笨拙』的封面上添印一套紅色外，却很執拗地保持該誌祇重內容不重形式的主張——畫面的技巧還是像它有生以來那樣地寫實細膩；畫材與文字兩方面也是同一地，警惕，憎惡，深刻入微，尤其是在世界大戰中當勝利誰屬和英國悲喜未卜的時候，『笨拙』，在西滿的指導之下，仍能提起幽默的精神，鼓舞不列顛大衆的『爲正義而戰』和『以戰爭消滅戰爭』的熱狂，並能深深地表同情於前線戰士的苦鬥與犧牲。O. S.（西滿名姓縮寫）到了一九三二年，年已七十，肥得像英國特產的叭兒狗似的，纔『禪位』給伊佛Evoe——就是現在的主編E. V. Knox。伊佛還是主張：幽默像穿得有糖衣的丸藥一樣，其中却含有智慧——治療百病的靈藥，而且又很努力地拔識新作家。我們不要以爲『笨拙』的年齡大了，老朽了，無能爲力了，其實它愈老愈健，愈活潑。

(三)Thackeray 親手刻在圓桌上的姓名。

◉『笨拙』先生的圓桌會議

『笨拙』這獨特的刊物還有它獨特的傳統的習慣——那就是它每週間所舉行的聚餐會。在倫敦百法路十號『笨拙』先生的家中，有一間大屋子，可以說是倫敦市最有興趣的地方。那兒西壁都陳列着『笨拙』先生的老朋友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投稿人——繪像及彫刻像，各作家的傑構，世界上各國藝術家所賜予『笨拙』先生的禮物，一齊都保藏在此室之中。然而其中最值得我們一介紹的，就是那一張古舊的，尋常的松板圓桌。在這張桌面上，凡是封了『笨拙爵位』的文學家如 Thkaceray，Thomas Hood，及其他；藝術家如Tenniel，Leech之流亞，都刻得有自己的名姓。這將近一百年的時期中，『笨拙』全人——編輯部人員，編輯主任及發行人，每星期必在這兒集會一次。他們完全不是要想杯酒言歡或自相祝賀而聚凑；他們在這兒集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討論和協定下週所應刊載的主要的漫畫和漫文的題材。『笨拙』的一切作品雖然在外表上都是幽默的，然而它們很足以代表一個民族的最普遍的覺悟，十足道地的公意，最無偏見的批判；而且『笨拙』先生所規定的取材的範圍又復廣大，凡是英國社會的，內政的，外交的以及其殖民地的

(四)一八九一年時的『笨拙』的圓桌會議。

（五）『請領港上岸』——一張世界有名的、諷刺德皇威廉二世而同情於俾斯麥首相的漫畫。

政治，甚至全世界的任何事件，都要時常被他很幽默地加以諷刺和批判。因此，世之『大亨』，都怕『笨拙』先生在這一世紀以來所造成的倚老賣老的態度。Mundella 就曾經說過，『笨拙』是政治家最危險的對敵。在任何政治的或社會的事項上，一個政治家情願對抗半數的下議院議員，而不情願與『笨拙』先生背道而馳。還有Leech的一張漫畫曾把 John Russell 的內閣打倒，除內政以外，『笨拙』先生在近世界史上還佔領過很有價值的地域。他對於法王路意腓力的咀咒，對德皇威廉二世的進攻，對帝俄政府的怒吼，也曾經引起過列強的奮恨，形成了他個聯合的陣綫。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這幽默家的國會——『笨拙』的圓桌會議上產生出來的，我們也可以說『笨拙』之成名應歸功於『笨拙』先生每週所邀請的聚飡會。（待續）

編後記

聚友明三四閒談於斗室中，有曰：汝編時代漫畫新歲中亦將有新計劃嗎？我乃曰：無。客又曰：然則何以推進？我曰：善視社會的波動，一言概括，提緊時代前進的核心；大家前進，我等更前進，否則，亦當視社會情形，不稍步落伍思想耳。客曰：善！好自爲之。

美國在未取消禁酒令之前，漫畫對一般勞働者的生趣上有很多的貢獻，因爲工作疲勞後失去了一種慰藉，是會感到苦悶的，要彌補這個缺陷，那要算許多引人發笑的漫畫了。有的說這種笑有時會很淺薄的，但在美國這樣新興的國家里的人民或者多數是僅僅需要這一點已很滿足了。我總以爲我國的漫畫家的肩上擔子不祇如此的，一面固然也是撫慰大衆，一面要喚醒大衆表同情於大衆；更有時要替大衆訴出了委屈，促成社會多做改造的事業以利大衆。這種根本的健全的正義思想，作家應該忠勇地理智地抱起這個責任觀念來。使得漫畫不徒是使人看了發生快感，並且顯出很大的力量。

我也極贊成作家注意於日常生活上去取求材料，蓋惟平淡無奇中有極美好的分析，而且對人人生活上自然會發生興趣，因爲人們找刺激的原理，也就是能從理解得到的一面。否則，什麼也是勞而無功的。據例如葉淺予先生的「王先生」成功史，簡直內中都是擺在眼前的現實；爲人人要說而說不出來的平常瑣屑的經歷。所以作家不要不屑於認識平淡的事情，而要鍵是在乎你肯不肯下準確的工夫與有沒有前進的思想耳！

如果取材方面而加進新智識，新的科學，新的發明。都是我們認爲有充實的內容者，請作者加以特別收集。

時代漫畫已得廣大的讀者已成鐵證的事實，但是讀者公開信箱的來函並不十分踴躍，總還是一個缺點。希望讀者諸君不放棄這個應享的權利，與大家來研究的態度。老話不是有「集思廣益」嗎？這就是一塊我們預備來共同開墾的園地！

◎街景

朱人一

冷得哩格來，冷得長子蹺勒蹺（作跛字解），矮子縮做一團糟。

賣菜的鄉下老老，吹掉了破舊的煙氈帽。

黃包車夫拚命地跑，車上的人兒顛得喊討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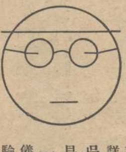
江北小孩滾在路旁吵勒鬧，崗警站在一旁喝聲「好」！

汽車裏的小姐玩着貓，咪嗚咪嗚叫。

大廉價的旗子飄勒飄，店裏的伙計彝在櫃上打中覺。

小販的喉嚨已乾燥，火肉粽子沒人要。

灰黯的天空低到壓下來了，念四層樓的洋房蟲得那麼高！



君之目光有否詳細查驗？

吳良材眼鏡是解答目光一切問題。

儀器精良全備驗光舒適準確

地址小東門大街中 電話南市二一八二三

中宣會圖雜審委會審查證第一一七〇號

何必忍受痛苦

請用萬金油搽之

痰咳多盛

請服虎標八卦丹

手足遇寒，發生凍瘡，不搔覺癢，搔之又痛，此雖小患，亦甚覺痛苦，請於晚上以熱水洗後，速以虎標萬金油搽敷，包上淨布，即能散凝消腫，止痛煞癢，活血潤肌，數日全愈，治凍瘡已有此靈藥，患者自宜購來速治，不必受忍痛苦也

傷風頭痛

請服虎標頭痛粉

購時請指明虎標萬金油

方不致為偽藥所誤

虎標永安堂滬行啓

上海甯波路五九五號　電話九三一五九號

袁中郎全集

劉大杰校編 林語堂閱

全部目錄

卷一 尺牘
卷二 遊記 墻屋後記 廣莊 碑記
卷三 傳記 序引 瓶史 觴政 德山
麈譚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六 雜文 狂言 瓶史 索隱 文獻
錄
石公遺事 中郎版本考

晚明十八家小品

阿英編校

全部目錄

卷一 袁伯修 袁中郎 袁小修
卷二 張宗子 江進之 陶石簣
卷三 屠赤水 徐文長 李流芳
卷四 鍾伯敬 譚友夏 劉侗人
卷五 李卓吾 王思任 湯若士
卷六 陳眉公 張大復 王百穀

發售預約

袁中郎全集
每部六冊 每冊一元
預約全部 四元五角
寄費：國內每部八角；國外每部三元，香港、澳門，每部一元六角，掛號費在內。

晚明十八家小品
冊數，價目，同上。

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

保腎丸

兜安氏秘製

使君腎力强健

背痛腰痠精神不振即為腎虧現象速服兜安氏保腎丸使可病去身健重使生活愉快此丸專治腎虧諸症素稱效驗患者速服之試看其恢復康健之如何迅速患者除服兜安氏保腎丸以治其腎病更宜兼服兜安氏小粒通便丸以清腸胃

上海江西路四八九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時代漫畫

第十四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染號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費通用代洋實足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t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廣告價目

底封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底裏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封裏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普通	每方吋一元半

時代漫畫